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六十一回 吳璘設立疊陣法

卻說岳飛既靖淮東，以為聖上知人之明。惟秦檜恨之，退謀於中丞何鑄。何鑄曰：「丞相著令張俊分其軍，則岳飛自當讓退也。」檜從其計，次日具奏高宗曰：「世忠所統多有離叛，且外患未靖，乞陛下復委張俊與飛預為謀畫，鎮守淮東，不失根本，此萬全之策也。」高宗允奏，即命張俊同領淮東軍。張俊得旨，輕騎迤邐淮東，會見岳侯。岳侯大喜。自是與俊條陳軍政，凡一切事，必稟俊而後行。遇俊不允，飛未嘗自專。俊雖有驕凌飛意，飛亦屈已下之。未數月，飛與俊在軍中文論，俊因曰：「戎務誠重事，今聖上已罷宣撫，世忠所統，未有總理，其最難制者，惟背嵬軍，我與公分而管領，斯可以銷其不靖志也。」飛曰：「不可。君與世忠皆朝廷命官，且世忠職居樞密，雖罷宣撫，將士皆遵其令。今一旦分之，非處同列之宜，復如公義何？」俊聞飛言，大不悅。忽謀報金人闖兵柳河，將睨窺楚州。飛謂俊曰：「某同公提背嵬軍往楚州觀敵。」俊從之。岳飛即離了淮東，率背嵬軍既至楚州。俊見楚州城郭不完，壕塹頽廢，與飛議曰：「敵人在邇糧饋不及，難與為敵也。莫若修理城郭以為備禦計。」飛曰：「虜賊知吾等在此，未敢即南侵也。正當與君訓練甲兵，戮力以圖恢復，豈可為退保謀哉。」俊變色，甚不平岳飛所言，遂退居別府。守門小校報知世忠部下來見樞密，張俊令召入。

二人迨至堂上拜見，乃世忠舊軍吏景著、總領胡紉也。俊問曰：「汝二人來有何見議？」景著曰：「近聞樞密與岳副使欲分韓樞密軍，吾二人特來稟知，若樞密的有是意，恐致眾情不協而生禍亂矣。」俊大怒曰：「吾尚未主行是事，孰教汝來稟復？」意必岳侯所使也。叱令二人退出，乃具書，遣人告知秦檜。秦檜見後書道：「韓世忠部下每來根究分軍一事，是必世忠未欲罷兵柄也，丞相可理會之。」檜大怒，差步騎數十人，至楚州捕捉景著及胡紉。步騎疾馳楚州，捉二人回見秦檜。檜令下大理，命司刑官拷勘。令以煽搖誣世忠。

岳飛部下報知秦檜遣步騎臨楚州，捕捉世忠軍吏景著、總領胡紉下大理。飛詢得乃張俊所謀，大驚曰：「韓世忠誠實君子也。張樞密亦有是意陷之乎？」即修書，遣小軍馳告世忠。

小軍接了書，漏夜走到臨安，入韓府見世忠，呈上岳侯書。世忠拆封觀之。書曰：事將起於未度之後，君子亦有晦吝之災。行若失於往事之微，智者有所不為。近日張樞密有分足下背嵬軍之請，予義不肯。未度所部軍吏總領來質是事，致素丞相係捕，下於大理。必於聖天子前奏足下有違君命，而欲自專兵柄矣。足下宜先於御前自明，庶使玉石克分，勿使冒罪。切勿苟簡因循，自蹈其咎，此非智者之所為，足下其自亮之。

餘不多及。

世忠得岳侯書觀之，驚惶無措。清早會朝，入奏高宗曰：「臣本庸質，誤蒙擢用，今居樞密之職，權柄不為不重，政事不為不繁。臣朝夕惕懼，恐有負陛下之委任，安敢復有過望，欲再得總理兵戎之意？今職同樞密使張俊，陛下敕命以之安撫臣軍，近日與副使岳飛分臣背嵬軍。臣正恐軍勢一分，必致紛爭。未度臣前所領軍吏景著、總領胡紉即先告之，尚書省遣騎捕下大理。臣世忠懼復得罪於陛下，是以不避斧鉞之誅，冒奏丹墀，伏候敕旨。」高宗覽奏，下命諭世忠曰：「卿之志，朕素知矣，勿以外事自亂心曲。特降詔知尚書省，放出景著、胡紉。」世忠謝恩退出。俊在楚州，知岳飛以書馳告世忠，於是大恨飛曰：「誓不與賢子同立。」遂密遣人以飛報世忠事告於秦檜。檜大怒，奏高宗召俊飛還朝。數日，有詔下楚州。飛聞詔歎曰：「吾於此知朝廷不復用兵矣。二帝之恥，幾能肯雪？」

中原之地，竟不可復。」只得領兵還至行在。遂不復出掌兵，其僚屬多乞宮祠而去。俊每獨出視師。

楊存中因僚屬多去者，見劉錡驍貴，為淮北宣撫判官，心甚嫉之，與張貴言於朝曰：「淮西之役，金人氣銳，岳飛若不救援，劉錡戰亦不力。是順昌之捷，其功非錡獨有。」秦檜信之，遂罷劉錡及劉光世兵權。錡以知荆南府，光世以為萬壽觀使。

已逾月，光世尋卒。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，律身不嚴，馭軍無法，不肯為國任事，嘗入對言：「願竭力以報國，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。」帝曰：「卿不可徒為空言，當見之行事。比之韓世忠、岳飛不及遠矣。」秦檜復奏欲罷遠鎮宣撫司兵，而及四川胡世將，高宗曰：「四川封宇，方隅阻越，屢被金人騷擾，士民不得寧居。近有世將、吳璘孤軍在外，豈宜罷之？寡人當下詔獎諭之，卿勿多生罣端也。」秦檜語塞而退，使臣齎詔往川陝去訖。

卻說同節制陝西諸軍吳璘，近日進兵拔秦州，既與世將得高宗獎諭詔書，戰之益力。諜報金統軍胡盞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圈，欲來與宋軍放對。璘入見世將，曰：「金人合犬羊之眾，乘銳而來，氣驕意愾。吾兵已得地利，只一陣要破虜賊片甲不回，生擒獻俘階下？」世將曰：「足下有何良策能如此決勝？請言其略。」璘曰：「有新立疊陣法，足可殲敵入矣。」世將曰：「疊陣法何以取用？」璘曰：「其法每戰以長槍居前，坐不得起。次取強弓，又次強弩，令將士跪膝以俟。次用神臂弓，約賊相搏，至百步內與之號令，則神臂弓先發；七十步，強弓並發。次陣亦依此行。凡陣以拒馬為限，鐵鉤相連，遇有見傷，則更代之。若代，則以鼓為令，出騎兵兩翼以蔽於前。」

待陣成，騎兵復退。此謂之疊陣法也。」世將善之，即下令軍中依吳璘。所有諸將竊議之，曰：「若依吳將軍疊陣法，遇敵人，將士未知約束，不利戰鬥。非惟難以制勝，抑且殲於此耳。」璘曰：「此乃古制束伍令也。兵家嘗曰：平坦之地，可用車戰；山險之地，可用步戰；攻擊追襲，可用馬戰；隨地利而作用各有不同。今吾據沃野之地，正宜用此法，得車戰餘意，諸君不識耳。必在戰士心定則能持滿，敵雖銳不能當也。」眾人然其言。璘即依法布定，率部下進屯剡家灣。

且說金統軍胡盞、習不祝與裨將撒不吡、幹朵恩人馬屯於鹿角砦，據險自固。前臨峻嶺，後控臘家城，胡盞與習不祝謀曰：「吾眾人占得此個所在，璘不敢輕犯。」正議間，哨馬報宋軍已出剡家灣。將近鹿角砦矣。習不祝曰：「吳璘新復秦州，今又輔以胡世將，乘勝來門，其鋒不可當。今鹿角砦止有兩條路而入。東北上一條路，川平野曠，人馬可行，若以木石疊斷砦口，雖有數百萬之眾，亦不能攻。我與統軍深溝高壘，堅營勿與戰。彼欲前不得門，驕其軍心，銷其銳氣，然後分左右翼戰之，宋人可破矣。」胡盞笑曰：「吾合兵本來與宋人決一雌雄，今又據險不戰，則是怯敵也。且吳璘智將，非庸俗之比。」

若依公策，適足以老吾軍，勝負竟難分也。」遂不聽習不祝之計，即下令整兵甲以戰。

游騎報入吳璘軍中來，璘與部下議曰：「賊恃險不出，爾眾人有何策攻之？」健將姚仲曰：「敵人寨柵據高而立，若以步騎繞出其後，戰於山上，吾令之片甲不回。」璘曰：「戰於山上乃絕地也。倘敵人絕其後，我軍不戰自亂矣。公只宜誘其來戰，金人一至，即可擒之。」姚仲從其計，乃於山頂立營。

胡盞聞之，笑曰：「吳璘不足懼也。今於絕地連營，此死牒矣。」習不祝曰：「吳璘有謀，亦不可料敵，且宜堅守。」幹朵思曰：「願借三千精兵擊之，無不克也。」胡盞即與幹朵思人馬出戰。吳璘知虜賊來近，堅壁不出。寨外金鼓大震。近黃昏，吳璘乃遣人約姚仲，多置火炬，候宋軍來到，然後舉火。

又喚過王彥曰：「爾引五千精銳軍士，頭裹赤幘，各帶鮮明器械，扣備鞍馬，人各銜枚，渡河陟峻嶺截坡上，待與姚仲軍馬會合，聽吾號炮而後發火。」王彥領計去了，璘又選五百炮手各帶火炮隨後，臨時聽令。先差劉浩出敵金兵。吳璘分撥已定，自以陣軍與世將後應。